天下成都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觀
2024年7月23日
星期二

彭程：期待看到成都的精神底蕴

首届『李劼人·锦水文学奖』

彭程，《光明日报》文艺部原主任、高级编辑，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入选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散文集《在母语的屋檐下》《心的方向》等多部。曾获中国新闻奖、冰心散文奖、报人散文奖、丁玲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北京文学奖及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等。

著名作家彭程

记者：在您看来，报刊文学在传承和发扬一个城市的文化脉络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彭程：报纸副刊作为面向大众的媒体，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五四”时期，京沪两地报纸上的《晨报》《京报》《觉悟》《学灯》四大副刊，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贡献巨大。现代文学史的许多名篇也是在这些副刊上发表的。

在今天，报刊文学仍然拥有众多读者。仅以立足于具体城市的几家晚报副刊为例，像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上海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广州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等都为人熟知，在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营造独特都市文化景观、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等诸多方面功不可没。

以成都的母亲河、美丽的锦江命名的成都日报《锦水》副刊，也是一个特色浓郁的优秀副刊，在四川乃至全国读者和作者中，都有着良好的影响。相信随着“李劼人·锦水文学奖”的设立，会征集并刊发更多的优秀作品，会进一步提升报纸的影响力。期待看到优秀文学作品对成都这座魅力城市的精神底蕴、审美特质的进一步发掘和表达，对延续传承其悠长的历史文化脉络，以及推动本地文学事业的发展，也会产生积极良好的效果。

记者：您认为“李劼人·锦水文学奖”的设立对于报刊文学和城市文脉的传承有何特殊意义？此次文学比赛以“李劼人”为名，在您看来，文化名人IP是如何影响并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

彭程：文学名家与他出生成长的地方，经常是一种相互映照、相互成就的关系。从一个作家作品入手，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神韵情调。以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为例，说到沈从文，人们会想到他笔下的神秘荒蛮、哀愁而美丽的湘西，老舍生于长于北京，熟悉这座城市，他的小说也描绘了这座古都的生活万象和精神氛围。

李劼人作为成都籍著名作家，其代表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长篇小说三部曲，也都是以成都作为背景，反映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巨变，体现出了鲜活浓郁的地方特色。可以说，要走进和了解那个时代的成都，李劼人作品是一把钥匙、一条路径。

记者：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报刊文学的传播方式和影响力正在发生变化。作为资深业内人士，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对于“李劼人·锦水文学奖”活动的呈现方式，以及报刊文学如何适应并继续发挥其在城市文脉发展中的作用，您有什么建议吗？

彭程：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报刊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报刊文学的从业者，应该在“内容为王”的前提下，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和运用与时代相适应的有效的传播形式和手段。譬如可以借助博客、微博、微信、App等融媒体方式，整合资源，将过去版面上单纯的黑白文字，扩充为兼具可视化、可听化的呈现方式，诉诸多方面的感官体验，这样会延展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使其更加丰富、立体和生动，从而有望取得最优化的传播效果。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邱沛篁：《锦水》是中国报纸副刊发展的缩影和典范

首届“李劼人·锦水文学奖”的设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该奖项也引起了中国传播学会原副会长邱沛篁教授的关注。在川、渝新闻界，邱沛篁教授被誉为四川新闻教育领域的“三朝元老”“新闻教育的永动机”，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近日，他与记者分享了他与成都日报《锦水》的不解之缘。

记者：您与成都日报副刊《锦水》的渊源颇深，能否分享其中的故事？

邱沛篁：我喜欢读报的习惯是从大学生时代养成的。1957年9月的《人民川大》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汽车在平坦的大道上飞奔》。那一年我17岁，在念大二。自己手写的文章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这给了我向报纸投稿的勇气。《写英雄、演英雄、学英雄》是我写的第一篇文艺专访，于1960年4月发表在《锦水》副刊上。

后来我每次写作，也都向编辑请教。在编辑林开甲等老师的支持与帮助下，我和一些同学成立了中文系56级课余文艺评论小组，积极开展影评、剧评、书评活动，一些评论文章在《锦水》发表。这些活动充实了我的课余生活，锻炼和提高了写作技巧，成为课堂学习的很好补充。记得那时电影公司来了新片，报社编辑就通知我们提前看片，我有时是在电影院打着电筒记录电影精彩情节，回家了就连夜写影评。

在报纸副刊编辑的鼓励下，我前后采访了茅盾、秦牧、林如稷、阳友鹤、邹忠新等文化名人。我之所以与巴金结缘，就来自当时《锦水》副刊的推荐。1980年秋，我前往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进修，《锦水》编辑廖友朋随即就专门约我写一篇关于巴金的专访，并为我出具了一封报社的介绍信，从而有了后来“八访巴金”的佳话。

邱沛篁先生

记者：您对《锦水》有什么情感？

邱沛篁：党报党刊不但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培养文化人的摇篮。它帮助、培养了我们，为我们这些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写作舞台，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文化人物、文化大事，去见到更大的世界。报社编辑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实践使我体会到《锦水》是培养人才的摇篮。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经常跟报社的政教部和副刊部打交道。那时我骑自行车来到庆云街报社门卫室，得到通报，编辑到门卫室来收稿件，顺便向我约下一篇稿。当时报社有专门的样报和稿费投送员，一个特制的漂亮信封上，写有作者名字、稿费数字、刊发日期。那时，《锦水》编辑还给我命题作文。如有一次让我报道当时川大3位一级教授徐中舒、方文培、柯召是如何过周末的？我觉得这个角度好，很快就完成了采访报道。如今3位前辈均已作古，但他们的一颦一笑宛在眼前。

记者：您认为《锦水》有何特点，如今“李劼人·锦水文学奖”有何意义？

邱沛篁：我与《锦水》的联系一直没有停止过，《锦水》培养了我，是我的良师益友，也可以说是我国报纸副刊发展的缩影和典范，它反映了报纸不断发展的过程。我认为《锦水》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用文化的形式及时而形象生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第二，丰富而全面地为读者提供了多彩的精神文化享受；第三，潜移默化地宣传成都，讲成都故事；第四，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设立“李劼人·锦水文学奖”，我觉得很有价值。李劼人是我国伟大的作家。这样一个奖项不仅宣传成都，而且教育和培养了人。它采用融媒体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记者：年轻人如何提升文学创作热情？

邱沛篁：我觉得投稿就不要怕失败，投稿不可能一次成功。只要有一次投稿成功，文章变成了铅字，内心都会激动，对文学的热爱便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不要灰心，要不断前行。

那怎么才能不灰心呢？就得学习人家文章的长处。想想他为什么可以发表？学习别人文章的生动细节、独到见解。最重要的是，自己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深入生活当中去。我认为写作的成功最关键在于生活，这是创作的源泉。只有生活生动丰富了，你写的文章才有价值、才有独到见解。最后祝愿年轻人学习发扬李劼人精神，不断写出优秀作品。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成都石油路的浮雕墙

□饶友君

风采

在成都，有一条雕刻四川石油发展历史的街区，位于猛追湾街道的石油路。由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和猛追湾街道联合打造。这条400米的石油文化街区，用艺术的形式，以“四川油气发展历史为脉络，讲述石油故事、科普油气知识、传播石油精神、展示石油形象”为理念，打造的一面浮雕墙。

石油浮雕墙（局部）

石油路上的历史画卷

浮雕墙以石油小区的围墙为载体，因地制宜、精心设计，运用半立面浮雕、彩喷、剪影、版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以浓厚的工业历史感风格，将一幕幕生动的石油故事场景巧妙地嵌入居民生活场景中，唤醒人们追忆往昔的峥嵘岁月。

我父亲从部队参加石油会战来到了四川油气田。那时一个石油大院涵盖了除火葬场之外的所有社会职能。医院、学校、幼儿园、食堂、运输队、消防队、保卫科一应俱全。我和大多数石油子弟一样，出生在石油医院的产房，吃着机关食堂的馒头长大，读着石油单位的幼儿园和子弟校，读完石油院校又回到石油单位工作。

这条街区上的故事我都熟悉。比如女子钻井队，有我哥的“女朋友”；32111钻井队烧伤的英雄里有同学的爸爸和邻居叔叔；那幅“血战火海”是单位的画家庞家夷画的；科威特灭火队带队的夏总指挥是同学夏青的爸爸。每次走过这条街巷，我都倍感熟悉和亲切，很多记忆都会从画面中跳出来。这面墙也镶嵌着我的记忆。

60多年前，新中国正经历着成长的各种磨砺，国家的各种建设，都在想方设法地进行着。

为甩掉贫油帽子，石油人肩负党和人民的嘱托，钻深山、入戈壁、穿沙漠、越草原，为祖国建设开气找油。四川石油在这片土地上崭露头角，勘探者怀揣着对石油的梦想，为寻找油气宝藏，跋涉山川、穿越荒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从大庆、克拉玛依、玉门等油田陆续征调精兵强将，同时在成渝两地招募大批民工队伍，迅速赶赴“三线建设”战场，在川南、川中、川东、川西南、川西北等地铺开了五大矿区，四川石油管理局由此形成。

铿锵玫瑰 油气之花

街区的中段，有一组清雅的画面叫“铿锵玫瑰”。1971年，一群平均年龄十七八岁的花季姑娘，从天南地北走到一起，成立了四川石油管理局青年女子钻井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二支青年女子钻井队，在当时的钻井队伍中独树一帜。

这组画面把我拉回了儿时的记忆。我打小个儿高，常听大人说“这丫头个子那么高，长大了肯定是女子钻井队的料”。那时才几岁，对“女子钻井队”没有概念。略大一点时，哥哥谈恋爱了，带回家的“嫂子”是当年女子钻井队的一员，我一下心生敬畏，好像家里来了个英雄一样，感觉好了不起。盼望着自己快点长大，也成为女子钻井队的一员。

女子钻井队1971年11月组建，1972年1月14日正式成立，历经八个年头，凭着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精神，一直保持100人左右的定员规模，8年时间，先后有204名风华正茂的姑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靠着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同男职工一样努力完成了23口井的钻井任务。

石油行业，钻井工作劳动强度高，安全风险大。女子本弱，不该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当年因宣传需要，“古有花木兰，今有油气花”，女子能顶半边天。但女人终归是女人，女子钻井队的工作总是牵动人心，但凡遇到特殊情况，都需要男同志去支援。

女子钻井队的女人，叫女钻工。家庭角色是女儿、是妻子，有的还是母亲。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每年只能休探亲假回到家中和亲人团聚。最难受的是生完孩子要返回井队时，总是眼含泪水，哽咽着抱起襁褓中的孩子，亲了又亲、亲了又亲……后来，全国总工会女工委从保护女职工权益考虑，1979年8月女子钻井队正式解散。

烈焰丹心 火中涅槃

每次走在石油路上，看到那幅“烈焰丹心”为题的32111英雄钻井队血战火海的画面，心中总是一阵悸痛。

1966年2月，32111钻井队在合江县与江津县交界处打“塘一井”。这口井，是在新的地质构造上打的第一口探井，地层情况还不清楚。他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一个月干了三个月的工作，打穿了这口高产高压气井。胜利的喜悦还没散去，新的危机却悄然而至。

同年6月22日凌晨1时，井里的天然气猛力外冲，井口旁无缝钢管突然胀破，“砰”的一声爆炸，惊天动地。从爆炸口喷出的高压天然气流，卷起地上的碎石泥土，像千万颗齐发的炮弹，射向钻机和柴油机房，冲破了钻台底下的防爆灯泡，顿时引起冲天大火，烈火烧红了半边天。

燃烧的气流火浪，凶猛地横扫整个井场，直冲到对面山岩又卷回来，刹那间烧成一片宽50米、高30多米的火海。40多米高的钢铁井架，3分钟就被烧倒，柴油机也被熔化成了铁砣砣。

为了保护气井，保护国家财产，工人们奋不顾身与烈火展开了惨烈的搏斗。一班副班长张永庆，冲上去开4号、5号及8号闸门，想把天然气引出场外，减弱火势。可是，闸门被熊熊的大火挡住。当张永庆穿过爆破口，强大的气流向他扑来，他被冲倒在两丈外的火海中，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副司钻王平看见张永庆倒了下去，毫不犹豫地又冲向4号闸门，没走几步，便被火浪击倒在井架下。他全力抓住井架上的角铁，带着满身烈火，再次冲上去，直到火焰吞没他的生命。

看守2号闸门的19岁钻工王祖民，在烈火中双手紧握住手轮，和泰坦尼克号船长的姿态一样，敬业地牺牲在闸门旁边。看守压力表的罗华太、看守机器房的吴仲启、抢换1号闸门的邓木全，在烈火中坚守岗位，直到被烧成焦炭。冲去保护井口的4班工人，全部被烧伤。

黄成厚被气流火浪打倒在泥沟里。他咬着牙，抠着泥土滚爬过去，双手粘在烧红的闸门上。他忍着剧痛，终于打开了闸门。从此他留下了一双残疾的手。冉树荣叔叔为了冲进机房救吴仲启负了重伤。矿党委委员、副指挥兼总工程师张仲珉，头发被烧掉，脸部、胸部都被烧伤，手差不多全被烧烂。

井口的天然气压力在迅速上升，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井口一旦爆炸，井下的几十吨钻具就会一齐冲上天空，整个大气田就会惨遭破坏，救火的几百人就会万劫不复。大家顾不得伤痛，会同四面八方赶来的民工、家属，义无反顾地投入保护井口的战斗。

经过2小时的生死搏斗，这场冲天大火终于被扑灭，四川油气田的第一口高压深气井保住了。32111钻井队被誉为“集体的黄继光、集体的邱少云”。在这场生命与烈火的较量中，32111钻井队的张永庆、王平、罗华太、吴仲启、王祖民、邓木全6人壮烈牺牲，另有21人被烈火烧伤。

珍贵照片 世代留传

烧伤的英雄里，有我的邻居冉树荣叔叔。那场天然气火灾发生时，冉叔叔正好当班。为了冲进机房救吴仲启负了重伤。事后，被大火严重烧伤的他被转往北京301医院救治，当时他全身烧伤面积达到了70%多，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才从死亡线上爬回来。

在医院，当听说国庆节要登上天安门城楼见毛主席时，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拼死拼活一定要去。为了满足他的愿望，301医院的医生们最终决定采用盐水浸没全身，然后用纱布包扎，确保他的伤口不感染。为了登上天安门见毛主席，9月30日，他忍着剧痛被稀释的盐水浸泡了一整天身体，10月1日，在大家的帮助下，缠着满身纱布的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终于见到了毛主席，并留下了周恩来总理接见时紧握他双手的珍贵照片。

当年机关大院的人都知道冉叔叔家有张珍贵的照片，那是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周总理握住他的手亲切问候时拍的，这张照片成了他们家珍藏至今的宝贝，装上玻璃镜框端正地挂在客厅正中央。当我在他家看到这张照片时，一种英雄就在身边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但当我看到影集里冉叔叔被烧焦的黑黑的躯体蜷缩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时，既敬畏又恐惧，至今都不堪回首。冉叔叔康复后，单位把杨阿姨从农村接出来，专门负责照顾冉叔叔。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家遇到任何困难，都得到了组织的特别照顾。几个孩子的工作得到妥善安排后，杨阿姨就抱着这张照片去感谢领导。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今祖国的石油工业已经更加强大，安全措施比过去不知道好出多少倍。但是，他们的名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却一直铭刻在共和国楷模的丰碑上。我们不会忘却，也不该忘却，因为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

铭记历史 致敬英雄

时间或许能让很多过去的事情淡忘，但我不会遗忘。32111钻井队烈士陵园位于合江县，建园年代为1966年。烈火英雄长眠于此，这里现为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江津区塘河镇上塘村一个不大的院子里，一条条输气管道交错排列，一个已经停用的天然气闸阀静静立在空地上，斑斑的锈迹透着历史的印记，铭记着火海群英32111钻井队的英雄壮举。

至今我无法想象，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能够手握烧红的闸门，坚守岗位，不惧死亡。很难理解当时的这些英雄们，是如何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这大概就是当年石油队伍还保留着的军人信仰和力量吧，让人敬仰。

夕阳西下，石油路上的景象格外美丽，余晖映照着浮雕画面，犹如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路边的树木在微风中婆娑起舞，一片宁静祥和的景象环绕着奋进的石油人。

如今，四川油气田已经成为国家能源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石油路上的往来车辆络绎不绝，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份默默奉献的能量。四川石油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奋斗与成就的史诗，而石油路的浮雕墙，则记录了这部史诗中最动人的篇章。愿这条石油路永远延伸下去，见证着四川石油的光辉未来。